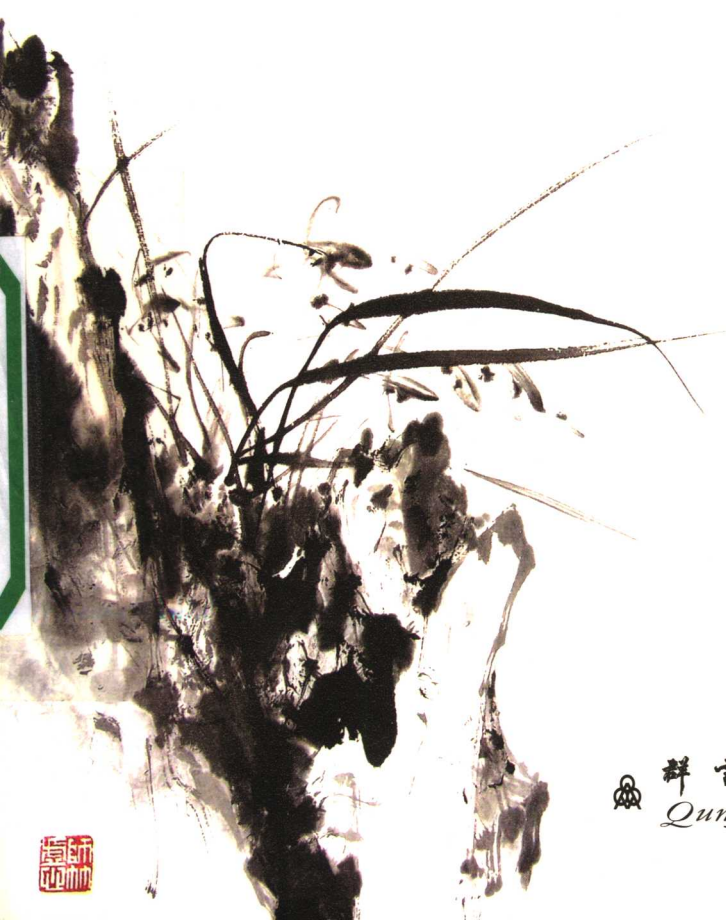


兰竹精神

柳子谷艺术论

张荣东 著



群言出版社
Qunyan Press



山东艺术学院科研课题出版基金资助

兰竹精神

柳子谷艺术论

张荣东 著



 群言出版社
Qunyan Press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兰竹精神：柳子谷艺术论/张荣东著. —北京：群言出版社，2008

ISBN 978 - 7 - 80080 - 805 - 0

I. 兰… II. 柳… III. ①柳子谷—书法—艺术评论②柳子谷—绘画—艺术评论 IV. J212.05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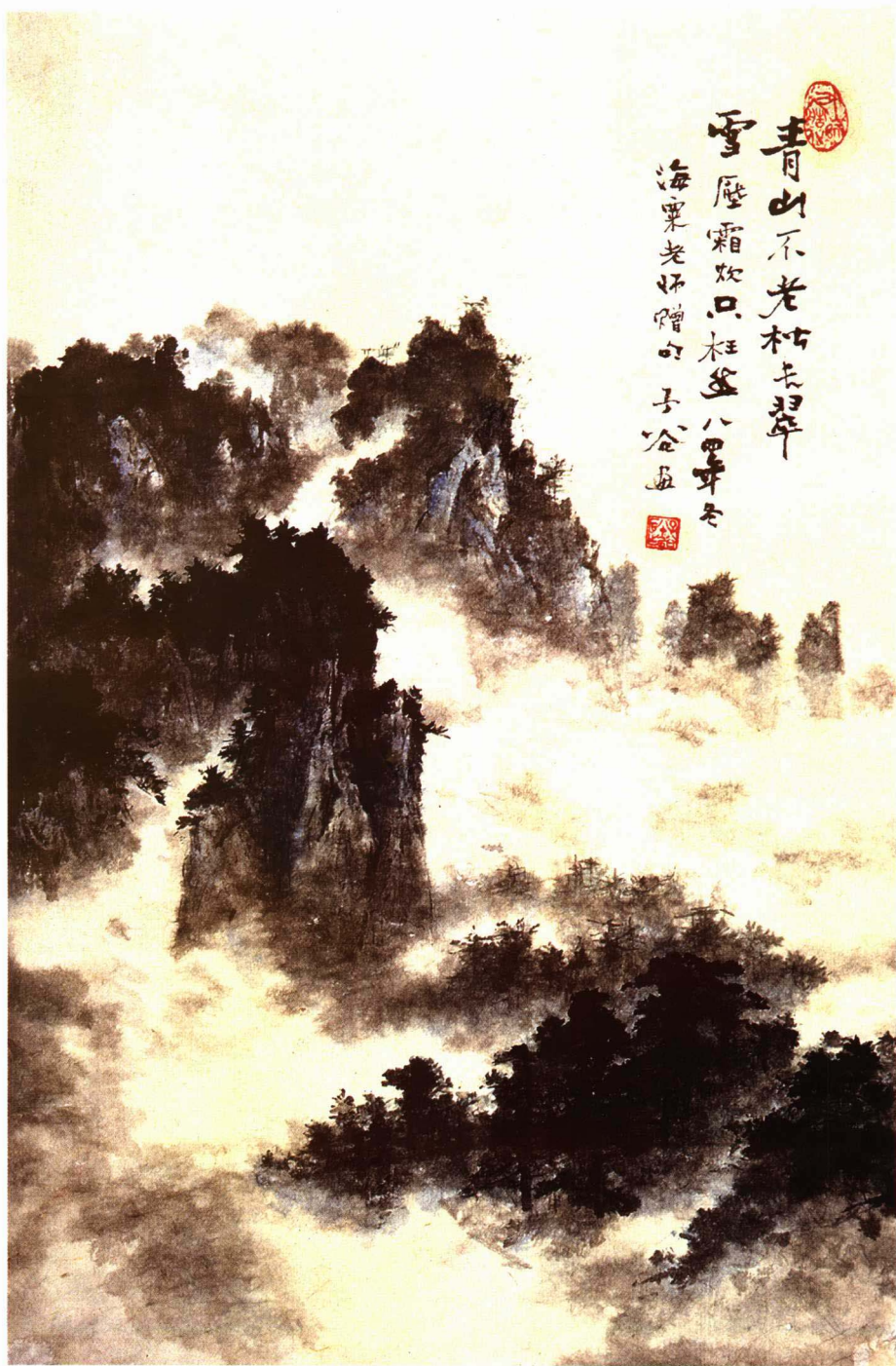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7) 第 198985 号

兰竹精神——柳子谷艺术论

出版人 范芳
责任编辑 盛利君
出版发行 群言出版社 (Qunyan Press)
地 址 北京东城区东厂胡同北巷 1 号
邮政编码 100006
网 站 www.qypublish.com
电子信箱 qunyancls@126.com
总 编 办 010 - 65265404 65138815
编 辑 部 010 - 65276609 65262436
发 行 部 010 - 65263345 65220236

总 经 销 群言出版社发行部
读者服务 010 - 65220236 65265404 65263345
法律顾问 中济律师事务所
装帧设计 美信书籍设计工作室
印 刷 北京地质印刷厂

版 次 2008 年 1 月第 1 版 2008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开 本 787 × 1092mm 1/16
印 张 16 彩插 8
字 数 172 千字
书 号 ISBN 978 - 7 - 80080 - 805 - 0
定 价 48.00 元



青山不老松长翠（1984年）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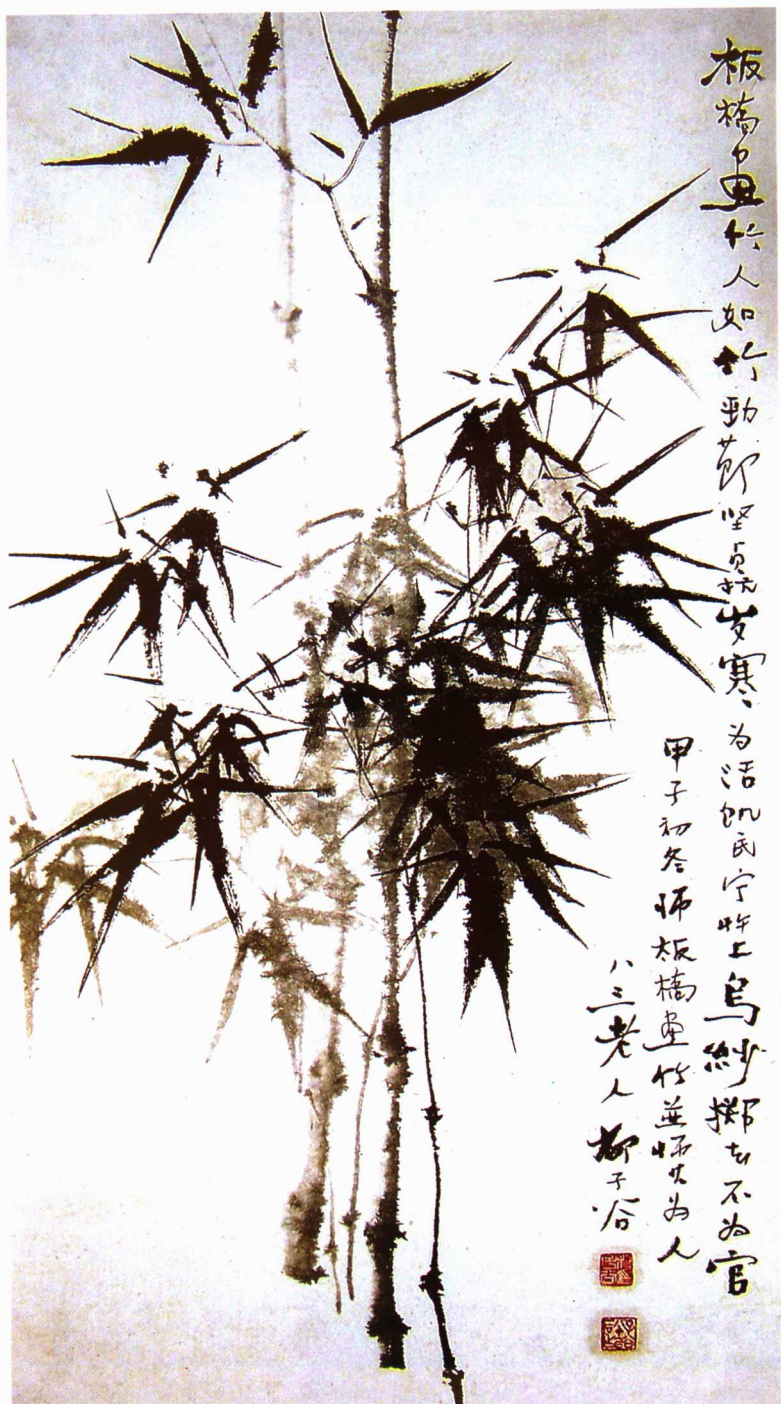
墨竹四条屏之风、晴（1979年）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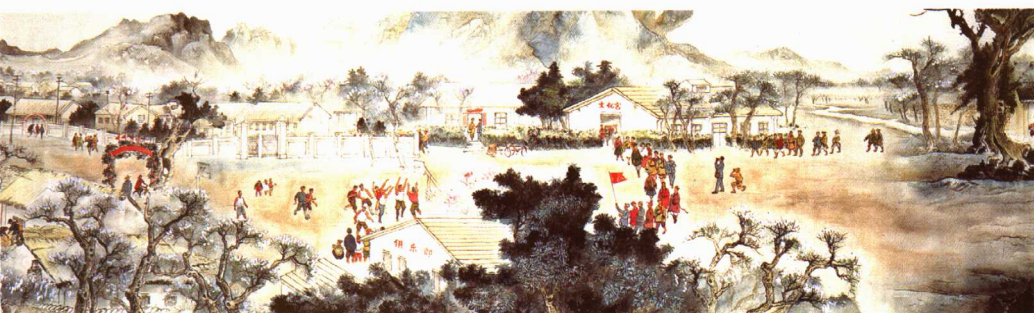
墨竹四条屏之雨、雪（1979年）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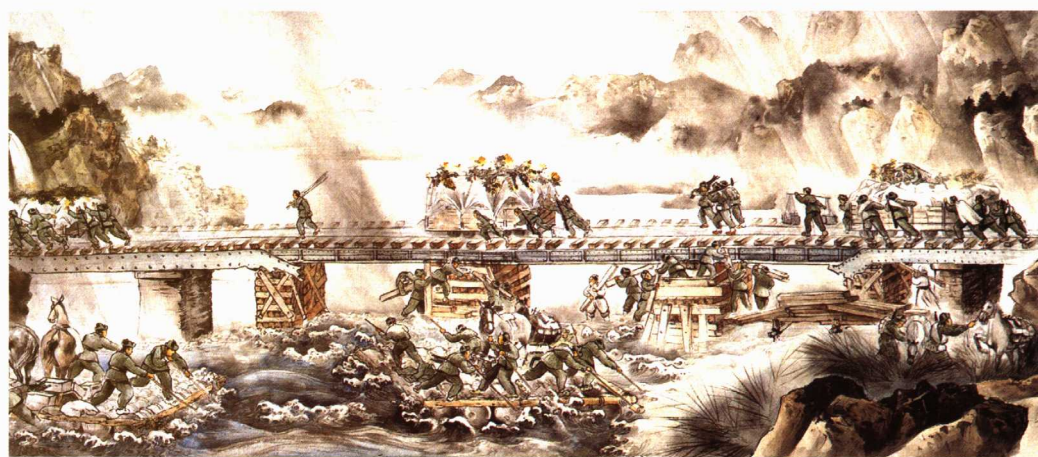
□ 戚继光将军像



□ 墨竹（1983年）



山村新貌（局部）（1960年）



抗美援朝战争画卷（局部）（1959年）



空谷幽兰 (1982年)



荣辱皆因生逢时(序)

柳楠湖

绘画史上，生前无闻，逝后业显；或在位时声名显赫，死去则被忘却的画家可谓不乏其人。然一生前后的命运大相径庭：前半生风流潇洒，后半生默默无闻，这种现象则极为罕见。我的父亲柳子谷就是这“罕见”中的一个。

上世纪三十年代，柳子谷即以诗、书、画三绝蜚声画坛，与徐悲鸿、张书旂并称“金陵三杰”，且有“画竹圣手”之谓。他能享此盛誉，除了天赋和勤奋，生逢其时大概是个重要原因。

他有幸生在儒家文化浑厚的家庭。自幼饱读经书，少时迎来民国诞生，青年时代喜得“五四”文化熏陶，亲耳聆听过中山先生的演讲，又于北伐中亲历大革命的洗礼。他初闯上海，每日浪迹街头，靠画扇面、代写书信维持生计，虽无定居，但“流民”身份并未影响他安身立命。进入美专后，校长刘海粟对他这个穷学生，不仅减免学费，还帮他找零工维持学业；当学校满足不了他的求知欲，他到校外遍访名师，不惜为“外教”干杂役以求得真传。对这种颇有“叛逆”色彩的行为，刘海粟不但不“刁难”，反倒多方关照，以至二人结下终身情谊。这等经历，造就了他悲天悯人的情怀，也为他高超的画艺打下了基础。



他有幸遇到慧眼识珠之人。求学期间，他的指画《孤禽》颇得恩师潘天寿称道；北伐中所作，也赢得高层人士胡汉民、林伯渠的赞许，这让他的人生起步阶段屡受鼓舞。他前半生主要生活在宁沪一带，当时南京是全国文化中心，上海更是东方第一大都市，两地群英荟萃，名流云集。他先是受到陈铭枢、于右任赏识，在中央党部谋了个闲职，有时间专心绘事，且与何香凝、陈树人等组成书画研究会，开阔了视野；后是得到邵力子、张治中举荐，使他在抗战烽火中于湘西寻得一块世外桃源，既过了一把县官瘾，又赢得“板桥第二”的美名。首次个展，他被装裱、展厅等费用弄得一筹莫展，然老板们有眼光，甘愿以画代酬，让他顺度难关。画展开幕后，徐悲鸿带学生来参观，不仅给予高度评价，且订购多幅展品。张大千、梅兰芳专从外地赶来以重金收藏，汪亚尘、谢公展等也皆予盛赞。画虎名家胡藻斌则感喟：“我到上海两年多，个人画展看得不少，伟大者只是柳一人……”常言道“文人相轻”。也许老天偏爱，让父亲遭遇的总是“惺惺相惜”，以至在动荡的三四十年代，他竟举办过十一次个人画展。

他有幸遇到崇尚丹青的达官显贵。林森、蔡元培、冯玉祥、罗家伦、吴稚晖等都十分喜爱父亲的画；北伐军的六个军长中有五人收藏过他的作品。陈立夫买画，兴致所至挥毫题词；时隔60年后，当听说北京举办《纪念柳子谷逝世10周年遗作展》，再次从海峡对岸寄来贺词。“财政部长”孔祥熙观展，除个人买画外，还看中一非卖品，父亲本欲婉拒，后经陈布雷劝说方忍痛割爱。尤需一提的是，南京画展上有多幅抗日内容的作品，日本驻华总领事观后颇有微词，虽然如此，展品并未撤下，父亲也未被扣上“有碍对日关系”的



罪名。白色恐怖期间，为营救共产党人，他挺身而出，终使“重案”得以轻判，他也未因此蒙受“赤色分子”的嫌疑。“副总统”李宗仁前来观展，让副官去排队购买门票，自己则屈尊一旁静候，大概也是出于对艺术的敬重吧。

然而，父亲后半生销声匿迹，也缘于“生逢其时”。

父亲生性敦厚，不苟言谈，惟醉心丹青，有“画痴”之名。盖缘于此，虽然做过县长，但很快便得到组织结论：属于“一般历史问题”；57年反右，也有幸未被“扩大”进去。他本以为从此可以驰骋于水墨世界，但出他所料，自50年代起，“机遇”总与他擦肩而过，他的作品难得发表，文章无从见报，而办个展、出画集、入美协、走进全国美展，更是可望而不可及。这期间，有几件事颇值得一叙。

抗美援朝初期，父亲闻知常香玉捐献飞机，心想自己早年多次画竹赈灾，如今更应为国家出一臂之力。于是，他将以画募捐的想法向领导禀报并得到应允，经过紧张筹备，义卖即将开幕，《旅大日报》拟跟踪采访报道。突然，“停办”的指令从天而降，募捐活动被迫中途夭折。

1953年春，徐悲鸿来函邀他进京讲学，并告商调事行将办理。自此父亲翘首以待，盼望着与挚友团聚，然最终结局只是一场空欢喜。不久传来悲鸿辞世的噩耗，他悲痛中写悼文、画奔马以寄哀思。稿件寄往一家著名刊物后，却泥牛入海无消息。

1959年父亲历时三年完成沥血之作《抗美援朝战争画卷》，于沈阳首展颇受好评，被荐为参加国庆十周年大展的首选作品。正当父亲感到欣慰之际，一青年教师突然跳出来大爆他的所谓“重大发现”，一口咬定作品是“为彭德怀招魂扬幡”。顿时，评委会举座愕然，惶惶失语。也难怪，那



年头这罪名是足以让人“永世不得翻身”的。就这样，一部被后人誉为“国宝”的画卷，不但失去了进京资格，且被打入冷宫26年。一个小人物的信口雌黄，即给一部史诗巨制带来灭顶之灾，这等“奇观”怕也是百年难遇。

十年浩劫，无须赘言。待改革开放传来春的气息，父亲庆幸终于等来了黎明。然而，他眼看太阳一天天升起，却因嫉贤妒能者作祟而感觉不到温暖，蜗居八米陋室的困境依然如故，直到1984年才获“平反”。可叹岁月蹉跎，此时的父亲已是八三老翁了。

父亲生命的最后岁月，恰逢时代转型，商品大潮的冲击，让潘多拉的盒子不经意间打开了，铜臭弥漫，厚黑盛行，吹捧与自我吹捧俨然成了一道景观。一时间，“名家、大师”满天飞，涂鸦之作不绝于市；良莠混杂的信息浩如烟海，让惯于人云亦云的头脑变得日益浅薄和苍白。当金钱的魅力被无限放大时，“鼠辈鸱张，贤士无名”又何足怪哉？

正是在这样一种情境下，拜读《兰竹精神》令我对作者顿生敬意。我仿佛看见一个独立历史崖边的人，在默默打捞艺海深处的遗珠，显然，这是需要韧劲和勇气的。

《兰竹精神》是部学术研究著作，也是迄今第一部对父亲的人生历程、美学思想、精神取向、绘画成就进行系统评介的理论力作。作者站在历史的高度，以冷峻的目光审视近百年来社会文化的变革与动荡，阐明文人画衰落的必然趋势，探寻父亲的艺术心灵轨迹。书中对父亲的艺术理念、绘画风格、价值成就以及对当代人的启示，均做了中肯论述；对若干文化现象有着深沉的思索和独到的见解；与某些浮泛的谀文相比，其治学之严谨，尤为难能可贵。

在当今美术理论界，荣东先生乃青年才俊，几年前即



因多部著作崭露头角。我与他交往不多，但其为人为文，早有仰慕。令我感佩的是，在唯名是举、急功近利几成潮流的今天，他却舍易求难，推却一身文债，远离喧嚣和浮躁，潜心学问，并以极大的热情关注一个被时代烟云遮蔽了多年的人，这该是一种怎样的担当？

不说也罢，是为序。

柳楠湖 于2007年11月1日



自序

第一次见到《柳子谷书画集》，颇生凄凉之感，这本书画集出得晚了些，柳子谷自己并没有看到。一个曾享盛誉的国画名家，竟然沉寂数十年，陋室寒窗，凄惶无依，诚可悲叹。1996年，中国美术馆举办柳子谷遗作展并召开作品研讨会，画家卢沉发出了真诚的慨叹：“如果没有这次画展，我还不知道有这样一位杰出的画家。先生是一位很有天分才华的画家。在那么困难的情况下，还画出那么好的作品，令人震撼。可惜几十年被埋没了，这是中国美术事业的悲哀！”^[1]卢沉先生沉静理性，面对此情此景，却发忧愤之声，非为柳子谷一人也，诚为整个时代也。柳子谷先历繁华，后遭冷遇，由通而穷，尤不堪承受。然绚烂至极归于平淡，繁华落尽而得果实，返璞归真，人生、艺术之觉悟，往往来自痛楚，鲜生于欢乐，此天地之理也。

十余年过去了，卢沉先生之慨叹依然令人回味，迄今，当我与同道谈到柳子谷其人其画时，听者往往茫然。柳子谷斯人已去，而当代名家的构成要素已经发生重大变异：职务、学术位置、商业运作、媒体关注的程度，以及各种因素交织形成的学术包装、形象炒作，这些决定着一个画家的知名度与当下市场价值，在市场经济的氛围中，这些因素被强化、放大。柳子谷在这些喧嚣的声音中显然无法进入中心视